H. H. MU CHINESE LIBRARY

古論玄箸卷之四

秦楚之際月表論

司馬遷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弒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

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寸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英發俊偉為賛論祖勝于令升等數千言

項籍論

蘇洵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爲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

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
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
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
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
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
而讐籍則其勢不得彊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
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
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
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

邪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亾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亾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羆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羆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

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爲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爲劒門者可以不亾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

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斂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開口敢為大論所言皆事後成敗然談兵說勢見

解極真

王命論

班彪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

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倔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隷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

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況么麽不及數子而欲闇
干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
疇不奮六翮之用楶梲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
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
當秦之末豪傑並起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
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
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
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
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

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漢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與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寛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之

如順流趣時如響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猒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

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擄外不量力内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君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絶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禄其永終矣

典雅沉椎猶是西京氣脉

高祖論

蘇洵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强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甞先爲之規畫處置使夫後世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盖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甞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方是時劉氏安矣勃又將

誰安邪故臣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
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
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
侯王有如武庚祿父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
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
下為諸侯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
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呂后既不
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
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獨於

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為不少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譙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惡未形也惡之者誠偽未必也且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卹獨噲豪傑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者矣夫高帝之視呂后猶醫者之視毒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不至於殺人而已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為

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帝之六年天也使之尚在則呂祿不可紿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高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爲親幸然及高祖之未亡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得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直氣雄情越轉越勁　其開闔排棟出人意表

張辟彊論

李德裕

楊子美辟彊之覺陳平非也若以童子肩敏善揣呂后之情奇之可也若以爲反道合權以安社稷可謂不其悖哉授兵產祿幾危劉氏皆因辟彊啟之嚮使留侯尚在必執戈逐之將爲戮矣觀漢高遺言呂后制其大事可謂謀無遺策矣以王陵有廷諍之節置以爲相謂周勃堪寄託之任令本兵柄况外有齊楚淮南盤石之固內有朱虛東牟肺腑之親是時產祿皆匹夫耳呂后雖心不在哀慼相何必危懼必其疇

當憂傷不食自促其壽豈能為將相之害哉漢高祖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慮屬在呂宗矣何可背之厭後稱制八年產祿之封殖固矣若平勃二人溘先朝露則劉氏之業必歸呂宗及呂后之沒劫酈商以紿呂祿計亦窮矣周勃雖入北軍尚不敢公言誅諸呂豈不艱哉賴產祿皆徒隸之人非英傑之士儻才出于世豈授其紿說哉嗟呼與其圖之于難豈若制之于易由是而言平勃用辟彊之計斯為謬矣留侯破產以報韓結客以狙秦招四皓以安太子

所為必決義居正由此知不尚權譎明矣

贊皇持論多與義殊思以簡盡勝

鼂錯論

蘇軾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朞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于我昔者鼂錯盡忠為漢謀

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為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彊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且夫發

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于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于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閒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

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議事任事人臣兩難鼂大夫甘湛宗以憂國固任之矣自將一說取揄于禹更當令彼心折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

范曄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者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

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葅戮不其然乎自兹以降迄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搢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

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奬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郭伋亦議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

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次云爾、

援證極徵

後漢書皇后紀論　范曄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者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佐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

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為元妃、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遘屯、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帷薄不修。孝文衽席無辨。然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斲雕為朴。六宮稱號。唯皇

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
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
八月筭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
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
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
納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脩登建嬪后必
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
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
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

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自古雖主幼時難王家多釁委成冢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芊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幃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紲於圄犴之下湮滅連踵傾輈繼路而赴蹈不息燋爛為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嘆略同一揆故考

列行迹以爲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歷正號者
並列乎篇其以恩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
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係之此紀以
續西京外戚云爾
義嚴句傑

宦者傳論

范曄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弊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

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
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內。受宣
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
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
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
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
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
他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
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

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公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數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

因公正息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
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
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廻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
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
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劒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
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棊列於都鄙
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氷紈霧縠之積盈
仞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
彫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

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若皆腐身熏子
以自衒達同獘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
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
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
復大考鈎黨轉相誣染凡善士莫不罹被災毒竇武
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
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
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
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

信。其。然。矣。

談說如畫末慨尤深

兩漢辯亡論

權德輿

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予以爲莽卓簒逆。汙神器以亂齊民。自賈夷滅。天下耳目。顯然聞知。靜徵厥初。則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邪心。徼一時大名。致位公輔。辭氣所發。損益繫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或陷時君。以滋厲階。或附宄渗。以結禍胎。故其蕩覆之機。簒奪之兆。皆指導馴致之。雖年祀相遠。猶手授頤指之然也。其爲賊害。豈直莽卓之比乎。禹以經術爲帝師。身備漢相。特見

尊信。當主臣之重。極儒者之貴。永始元延之間天地之眚屢見。言事者皆譏切王氏專政。時成帝亦悔懼天變。而未有以決。駕至禹第。辟左右以問之。須其一言以為律度。為禹計者。亦宜陳大易堅冰之誡。誦小雅十月之刺。棄其嚮納。痛言得失。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為辭。致成帝不疑之心。授王氏寖盛之勢。上下恬然。晻忽亾國。儻帝慮不至是。猶當開陳切劘。面別廷辯。矧當就第宴閒之際。虛懷訪決之時。方且視小男於床下。官子壻於近郡。款款用家人匹夫為心。以身

圖安不恤國患致使群盜弄權迭執魁柄禍稔毒流至于新都不可遏也斯可憤也逮至東都順桓之間國統三絶胡廣以巨儒柄用位極上台礿梁冀席外戚之重貪戾當國既鴆質帝議立嗣君公卿大臣皆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屬最尊親可以靖人亦既定策冀乃擇其明哲且不利長君私於蠡吾獨異群議為廣計者亦當中立如石介然不回率趙誠之徒同李杜所守然後三事百工正辭於朝雖冀之暴恣豈能一旦盡誅漢廷群公耶反狥一息之安首鼠畏懦

竟使清河徙廢蠡吾為梗邦家陵夷漢道日蹙結黨錮之獄成閹寺之禍禍亂循環以至董卓赫赫漢室化為當塗蓋棟橈咼折之所由來久矣彼梅福以孤遠上疏張綱以卑秩埋輪獨何人哉而不是思也噫嗜就利違害榮通醜窮大凡有生之常性也暨乎手持政柄體國存亡則謹之於初決之於始以導善氣以遏亂源若禍胎既萌則死而後已白刃可蹈鴻毛斯輕柰何禹廣以完安之時則務小忠立細行數數然獻吉筮於露蓍沮立后於探籌及夫安危之際邦

家之大則其心結舌陰拱觀變豈止然也而又熾焰
焰以燎原決湯湯以襄陵投天下於煙煨擠萬人於
昏墊經百代無所指名雖史贊粗言而不究論本末
且出不越境書弑君之惡言僞而辯有兩觀之誅若
當春秋之時明禹廣之罪作誡來世可勝紀乎向使
西京抑損王氏尊君卑臣則庶乎無哀平之壞東京
登庸清河主明臣忠則庶乎無靈獻之亂大漢之祚
未易知也或以國之興亾皆有陰騭之數非人謀能
抗則但取瞽聾者而相之立土木偶而尊之祓以章

組列於廊廟斯可矣何堯舜之或咨或吁殷周之或夢或卜憂勤日昃之若是然後為理耶予因悲右史且嗜春秋褒貶之學心所憤激因辯其所以然偲偲探本之論可為千秋殷鑑

王充王符仲長統論　范曄

論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歸乎寧固根柢革易時敝也夫遭運無常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乖嘗試妄論之以為世非胥庭人乖鷇飲化迹萬肇情故萠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變山川之奥未足況其紆險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如使用審其道則殊塗同會才爽其分則一毫以乖何以言之若夫玄聖御世則天同極施舍之道宜無殊典而損益異運文朴遞行用明居晦回泬於曩時興戈陳俎參差

於上世及至戴黃屋服絺衣豐薄不齊而致化則一
亦有宥公族黥國儲寬慘巨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
波而共源百慮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
必過故葛屨履霜敝由崇儉楚楚衣服戒其窮奢踈
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斂威峻罰以苛薄分崩斯曹魏
之刺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末軌所以彰於徵滅故用
舍之端興敗資焉是以繁簡唯時寬猛相濟刑書鑄
鼎事有可詳三章在令取貴能約太叔致猛政之褒
國子流遺愛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陽循畫一之

法。斯實弛張之弘致。可以徵其統乎。數子之言當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貴清靜者。以席上爲腐議。束名實者。以柱下爲誕辭。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或引救敝之規。宜流於長世。稽之篤論。將爲敝矣。如以舟無推陸之分。瑟非常調之音。不限局以疑遠。不拘玄以妨素。則化樞各嘗其極。理略可得而言與。

深達古今非徒藻繪

魏武帝論

朱敬則

皇漢失圖綱漏讒慝賊臣承間搖蕩宸居宗廟焚燒天子播越於是九州幅裂四海橫流釋位勤王天下雲集初平元年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河內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都太守喬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長沙太守孫堅等同時俱起以討董卓為名然包藏禍心以暴易亂竊命矯制結黨樹朋覬覦待時莫敢先犯唯魏太祖有汴水之戰孫討虜有陽人

之師矣觀曹公明銳權略神變不窮兵折而意不衰
在危而聽不惑臨事決機舉無遺悔近古已來未之
有也故梁國橋玄南陽何顒皆云天下將亂非命世
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雖復名微衆寡
地小力窮官渡受圍濮陽戰屈然天下精明之士拓
落之林趨若百川之宗巨海遊塵之集高嶽故有荀
彧郭嘉邢顒程昱賈詡朱雲等或歛風長感或一見
盡懷然後覽英雄之心騁熊羆之勇挾天子以崇大
順扶幼主以顯至公旌貴忠良芟夷叛逆神道輔德

百姓與能、武功赫然、霸業成矣、若乃獲魏种而宥之
高祖之封雍齒也、降張繡而不怨、光武之全朱鮪也、
感臧霸之言、以成其氣、重關羽之義、抑而不追、王霸
之術也、然後法令嚴峻、賞罰必行、惟材是求、惟力是
視、縱夷齊滿路。顏閔並居。未暇存也。救弊則可、仁則
未知、且以術臨人、亦無餘地。用智、濟物迹、若容身、欲
使蕩蕩玄波。涯而不竭。飂飂薰風。周徧草木。玄雲蔭
而方雨。黃葉衰而木落。不可得也。荀文若首頓經綸。
提挈草昧。清明昭乎物表。妙識出乎機先。造我魏邦

繄其是頼一言不合五毒將施無詞寄文空䴵見志可不劇哉加以孔文舉與道翱翔盡忠漢室崔季珪天骨高爽志在扶傾豈大盜之所安也嗚呼欲盜之子見錦而不見人弭謗之君尤人而不尤已豈知群鷗不下衆雀遥驚者乎故陰謀未洩天下已知毒志潛行忠良前懼何夔所以帶藥楊彪由是不出雲長受恩而不謝玄德失箸而思奔席上無懷疑之人闔外必自信之士良可耻也固知曹公不能用天下之材成天下之務也昔周武之澤及昆蟲不能感食薇

之士漢高之功濟草木未能屈歌芝之賢猶且遂其
孤貞容其怨讟況功未半古德輿樂推遭神器之流
離閒寶鼎之輕重欲使庶人有識宜心寧可得乎翻
乃疾走惡迹掩耳畏聲讐匹夫念平素殺桓邵斃婁
珪道路以目天下鉗口豈不惜哉楊德祖才雖清秀
志非遠圖託事行誅死非其罪司馬懿雄才大度勇
而有謀審其狼顧知而不剪若言天道也則吾未知
若言人事也其智安在故知忌小怨而忘遠圖料目
前而忽身後豈所謂旁求哲人俾輔後嗣者哉或問

曰天厭漢德、海内分崩、三雄鼎立、俱受眷命、乃至控
御豪傑、削平區宇、英圖遠筭、何若爲先、君子曰、孫仲
謀藉父兄之資、負江海之固。未敢爭盟上國。競乘中
原。自守未餘。何足言也。蜀先主抱英濟之罷。無角逐
之材。遠竄荊蠻。畏曹公神武。奄有庸蜀。乘劉璋之政
衰。國小人夷。風頹俗陋。山川險滥。異崤函之奥區。江
漢通流。殊河洛之朝市。豈得抗衡中夏。齊足當途乎。
前賢易地之談。全是不關胸臆。且夫度德而處。量力
而行。劉備豈薄先王之舊居。輕齊魯之故俗。若泰伯

之適吳越。孔子之入九夷哉。蓋不得已也。是知才雄者地廣。國大者兵彊。地既由才。才寧可易也

文勢紆餘雄麗

司馬懿論

唐太宗

制曰夫天地之大黎元為本邦國之貴元首為先治亂無常興亾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為憂三王以来處其憂以為樂競智力爭利害大小相吞強弱相襲建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氛霧交飛宣王以天挺之資應期佐命文以纘治武以稜威用人如在巳求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寛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餙忠於巳詐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觀其雄畧內斷英猷外决

殄公孫於百日。擒孟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矣。既而擁衆西舉。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鬬志。遺其巾幗。方發憤心。杖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千里。詐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險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力可見。而返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實怯而未前。死虛疑而猶遁。良將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委。崇華甚霍光之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傅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是屬。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託。曾無殉生

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之體寧若此乎盡善之方以斯為惑夫征討之策豈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面耻欺偽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業古人有云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為惡一日聞於天下可不謂然乎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嗤後代亦猶竊鍾掩耳以衆人為不聞銳意盜金謂市中為莫覩故知貪於近者則遺遠溺於利者則傷名若不損已以益人則當禍人而福已順理而舉易為力背時而動難為功況

以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蒼生。而天未啟時。寶位猶阻。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

説将畧處尤慷慨

晉紀總論

干寶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寛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淵、内夷曹爽、外襲王陵、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己、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吴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邊鄙無虧

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搆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言慎法。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聿脩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從為衆。故至於咸

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杖王杜之決。汎舟三峽。介馬桂
陽。役不二時。江湘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
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太康之中天下書
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
閉。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故于時有
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
民樂其生。百世之一時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楊駿
被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
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閼伯實沈之郤。歲構

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至乃易天
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民不見德唯亂是聞
朝爲伊周夕爲桀跖善惡陷于成敗毀譽脅於勢利
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
内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網解紐國政迭移
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
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荊楊劉淵王彌撓之於
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
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

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将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将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

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嘗整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捍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

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耻篤于家閭。邪僻銷於胷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况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盖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

莫匪爾極。又曰實頴實栗即有邰家室。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邰之豳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糇糧于槖于囊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民。以至於大王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以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

之光至于文王備脩舊德而惟新其命故其詩曰惟
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由此觀之周
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養老
乞言以成其福禄也而其后妃躬行四教尊敬師傅
服澣濯之衣脩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故其詩曰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漢濱之女守
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故曰文武自天保
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於逸樂於是
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

猶曰天命未至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綿纏也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爲以爲之

矣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不及脩公劉大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耻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

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為灰塵而相詬病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

屢數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脩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

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之哉。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来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懷帝承亂得位羇於彊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天下之政既、

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向之讖云滅亡之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朋掖愍帝盖秦王之子得位於長安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為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為左丞相上諱業故改鄴為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

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於中宗元皇帝。

風雲扶藻江海為觀末榷讖緯漢時遺惑然亦是文瀾不盡

晉論

蘇轍

御天下有道佚之以安動之以勞使之安居而能勤逸處而能憂其君子周旋揖讓不失其節而能耕田射御以自致其力平居習為勉強而去其惰傲厲精而日堅勞苦而日強冠冕佩玉之人而不憚執天下之大勞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無足為者而天下之匹夫亦無以求勝其上何者天下之亂蓋常起於上之所憚而不敢為天下之小人知其上之有所憚而不敢為則有以乘其間而欲其上之所難夫其上之

所難者豈非死傷戰鬬之患匹夫之所輕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試之者耶彼以死傷戰鬬之患邀我而我不能應則無怪乎天下之至於亂也故夫君子之於天下不見其所畏求使其所畏之不見是故事有所不辭而勞苦有所不憚昔者晉室之敗非天下之無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高談揖讓泊然冲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於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乗之是以顛沛隕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

此其姦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咻而霜雪饑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倫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奸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命之意而不救於患難此其病起於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辱事故富而不能勞貴而不能治蓋古之

君子其治天下為其甚勞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不棄其糲。使匹夫小人不知所以用其勇。而其上不失為君子。至於後世。為其甚勞。而不知以自復。而為秦之強。食其甚美而無以自實。而為晉之敗。夫甚勞者固非所以為安。而甚美者亦非所以自固。此其所以喪天下之故也哉。

綿亘警輳饒有變化